

恶意将同学照片做成表情包 以曝光隐私进行网络恐吓 虚拟世界的欺凌怎么发现谁来治

“他们不但嘲笑我的长相，还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做成表情包。现在我一去饭堂就会被大家认出来……”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初二学生襄襄哭诉道，她已经被网络欺凌近一年时间了，身心都受到巨创。

起初，她在线下被欺凌，书本被同学用笔画了一道又一道；后来，她的QQ被同学们添加好友，一旦通过便迎来各种嘲笑讽刺。

“那段时间，天空都是灰暗的，看不到希望。”襄襄说，同学们在网络上的欺凌令她痛苦不堪，她开始厌食、抑郁，成绩直线下降。可父母和老师却认为这些只是成绩下降的借口，对她的责备越来越多。

“校园网络欺凌更加隐蔽，这种非直接暴力的影响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可造成的伤害不容小觑。”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雪对《法治日报》记者说，现在许多小学生都有手机，有社交，他们有的人会在平台上吐槽或者贬低其他学生，将一些同学的照片做成表情包，传播一些对同学不好的言论。

多名受访专家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社交模式的创新，网络欺凌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网络欺凌脱离了学校和家庭的视线，青少年无论是欺凌他人还是被他人欺凌，都难以掌握边界和分寸，往往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而网络欺凌行为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为网络暴力，比如曝光他人隐私、进行网络恐吓、超限度的语言攻击等。如何净化网络，在虚拟世界中防止欺凌问题出现，已经非常急迫。

网络欺凌隐秘性强 熟人传播危害性大

记者采访发现，绝大多数的校园网络欺凌起因都源自线下矛盾，网络成为报复或威胁对方的手段。

襄襄被欺凌的经历便是如此。

一开始，她因为化淡妆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批评，引得哄堂大笑，嘘声四起。下课后，她去老师办公室交完作业回来，发现书本已经被别人涂得乱七八糟。此后，她去洗手间也会被人指指点点，上课回答问题总会被同学耻笑，课间同学开玩笑的“主人公”也是自己。还有人盯上了她的早饭钱，时不时向她“借钱”吃早饭。

后来，这种欺凌延伸至网络空间。只要襄襄在群里说话，原本活跃的气氛便瞬间降至冰点；只要她在某同学的朋友圈里点赞或评论，马上就会有多条评论出来冷嘲热讽。

襄襄愤怒过，却发现无济于事，反而让施凌者更加有恃无恐。原本开朗的她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将自己锁在卧室绝食，有时还会用剪刀划破手臂自残，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被孤立只是网络欺凌的一种。记者调查发现，有较多的校园网络欺凌都是在熟人的社交圈子内展开，比如社群、社交空间和朋友圈等，这样的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伤害更大。

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高一学生李林前段时间被同学网暴了。他的社交账号时不被陌生同学申请加好友，一旦他通过，对方便发来讽刺的话。原来，是有人在校园群里号召其他同学对其进行网暴，称“没事加了他喷一下，直接讽刺他就行，会给你们免费加头衔”。为了得到“头衔”，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了这场“骂战”。

来自浙江省某县城一高中生杨明已经遭受校园欺凌一年多时间了，因为害怕被欺凌，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学校了。

“我根本不认识那些施暴的女生，单纯是因为那些女生听说有人喜欢我，就开始找



由全国妇联指导，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共同发起的“生命关爱”公益项目2019年在京启动，帮助未成年人远离校园欺凌。新华社发

上门来对我施暴。她们多次将我堵在厕所或者无人的教室，扒衣服、扇耳光、对隐私部位拳打脚踢。”杨明对记者说，她第一次被殴打时告诉了老师，可老师只说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目前杨明和奶奶一起住，父母在外务工也帮不上忙。

“如果反抗，就会激怒她们，下手更狠。”杨明说，这些女生在欺负她时，会安排专人拍视频，然后以视频威胁她，称如果报警就把这些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同学们都看见。

杨明说，类似这样的欺凌事件在她所在学校并不少，女生强制猥亵女生事件时有发生，并且全程都有录像，“她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成果，并且会以此为乐，这些视频还是威胁被欺凌者的手段，因为她们知道被欺凌者害怕视频被传到网上，网络欺凌更可怕。她们摸准了这个心理，便以网络欺凌相威胁”。

网络曝光竟成了欺凌者的武器，但真的不会传播出去吗？杨明说，施凌者一般不会直接传到公共平台，但很可能会在她们的小圈子里传播，她经常从朋友那里看见其他人被欺凌的视频。

记者采访发现，女生之间的欺凌相对更严重一些，且对于绝大多数被欺凌的女生来说，向父母、老师请求帮助难以启齿，久而久之她们的心理也会扭曲，甚至认为女性本身就存在受虐倾向，或者想要以暴制暴。而那些施暴的学生也逐渐上瘾，愈发放肆。

李雪告诉记者，现在女生之间的欺凌更恶劣，影响也更严重。她也看到过一些学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他人欺凌同学的视频，给被欺凌者造成二次伤害，被欺凌者往往会产生自卑心理，甚至出现自残行为，形成孤僻性格，有时还会报复在更幼小的学生身上，形成恶性循环。

网络欺凌维权困难 心理干预刻不容缓

在某贴吧的“反校园暴力吧”里面，有不少学生回忆了自己被网络欺凌的经历，也有人自发建立了一些反校园暴力的公益社群。记者近日加入其中一个反校园暴力社群，里面有80多名学生，群主是来自广东省江门市的丁语。

丁语曾遭遇校园网络欺凌，后经过朋友家人的帮助走出了阴霾，便想尽己之力帮助有同样遭遇的人。“我通常是给他们一些处理建议，比如告诉老师或者报警。然后我会和他们分析被欺凌的原因，鼓励、治愈他们，让他们找到问题并爱自己。”丁语说，她目前已经帮助了10多位遭受网络欺凌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高中生。

“网络欺凌的维权比较复杂，通常超出了未成年人的维权能力范围。在进行维权时，需要对整个事件，包括网络欺凌产生的后续影响和涉及人员等要有一个综合判断，未成年人通常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说。

未成年人实施校园网络欺凌是否违法？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佟丽华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国法律对刑事责任年龄要求较高，因此需要一个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跟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专门教育制度和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两个制度主要是针对刑事责任

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让大家有更强的辨别能力、更强的识别能力和处理能力，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减少网络欺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佟丽华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以后，教育部出台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应该认真贯彻落实。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有防治学生欺凌的制度，包括早期发现制度、及时处理制度，还要有防治学生欺凌的组织，校长是第一责任人。

“防止校园网络欺凌的关键在于有专业的人。现在很多中小学校其实没有老师真正研究了解这个问题，当欺凌现象比较轻微时就应该进行有效干预，而不是等到造成严重后果、达到犯罪程度时再去关注。在有的案件中，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处理，被欺凌者精神出现问题，甚至实施欺凌的学生心理也出现了问题，所以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培养更多专业的人来处理类似问题。教育部提出有条件的学校设立儿童保护专员，其实每个学校都有条件，因为学校都有处理学生工作的老师，例如德育处或教育处，应该把他们发展成为学生保护专员。这些处理学生工作的老师，一定要有保护学生的意识，要具备专业知识。”佟丽华说，基层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社会组织来协助相关工作。

据《法治日报》

面对校园欺凌，必须止恶于微

近年来，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施害者低龄化、施害行为暴力化、手段多样化等特点。面对校园欺凌，必须止恶于微。守护孩子的身心健康，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关注，也是各部门、各层面亟待加强的责任。

止恶于微，就是各方高度重视校园欺凌的苗头，勇于保护每一个学生。校园欺凌的本质是恃强凌弱，许多受害者面对欺凌不敢反抗、不敢求助、不敢报警，换来的正是变本加厉的伤害。恶行有恃无恐，微小的苗头最终可能会酿成犯罪。建水这起欺凌事件中，第二个受害的孩子就是被认为“软弱”而遭遇暴行。

止恶于微，要让保护显露锋芒。锋芒不是

以暴制暴、以牙还牙，而是长出保护孩子的“牙齿”。让受到欺凌的学生敢于向老师、向家长、向警察求助，把自己的遭遇大声说出来。

止恶于微来自父母的关心。家长必须明确：安全是基本底线，尊严是人格脊梁，教育孩子与人为善和培养孩子的自尊自强同样重要，一味忍让不能获取同情与尊重，反而会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更别提维护尊严。

对欺凌者的纵容就是对被欺凌者的伤害。全社会都应知晓并谨记：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被害者，在欺凌行为发生时，如果人人都能及时站出来，不逃避不回避，让尊严点亮尊严，让善良守护善良，孩子们的世界才能远离暴力和伤害。

据新华社

校园暴力娱乐化在短视频平台愈演愈烈 专家指出 “暴力梗”易让施暴者更肆无忌惮

教授皮艺军认为，有些行为被搬到所谓的搞笑视频中，被认为是在恶搞，但实际上此类行为真实地发生在校园中，错误的引导会产生示范效应，引发新的校园暴力。

在皮艺军看来，校园暴力娱乐化会导致施暴者不再有罪恶感，从而在实施校园暴力时没有压力，也容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一些人对校园暴力的认知和态度，不再将其视为一项很严重地违反人道的事，所以一定要警惕这种视频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

“有的视频甚至起了教唆作用，比如将新的欺凌手段放到这些所谓的搞笑视频中，而未成年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模仿。所以平台应当立即将这类视频下架。”皮艺军说，平台应该积极提升信息技术水平，建立专业团队接受网友举报并进行评估，核实后及时下架相关视频。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看来，对于将校园暴力作为搞笑视频的情况，家长应当积极引导孩子思考分析此类视频的负面影响，告诉孩子身边发生校园暴力时如何辨别处理。

“目前不少学校在引导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课堂上更多的是阐述‘不要欺负同学’，但往往没有太多涉及同学之间该如何沟通、面对校园暴力同学们应该形成怎样的合力去抵制等内容。建议在学校试点开设抵制校园暴力的专业课程。”姚金菊说。

编造欺凌求助信息 不良引导带来漠视

小打小闹看似戏谑 步步升级沦为暴力

“请这样欺凌我。”
“校园面临，给力！”

……

诸如此类评论的来源，是这样一则视频：寝室里，一名同学扮演被欺凌者，其他同学模仿施暴者的口吻和行为，然后丢给被欺凌者电脑、平板、手表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以此来反转娱乐。

还有这样的视频：在教室或寝室中，被欺凌者拿出如抽纸、饮料、零食等物品准备使用时，突然出现施暴者，上前抢夺，快速将抢来的东西吃掉或消耗干净，并把包装袋丢在被欺凌者身上。被欺凌者表现出的无奈、不情愿的表情和施暴者的戏谑行为，成为视频中所谓的“笑点”。很多人留言称“有趣”“笑死我了”。

记者注意到，这些视频中的表演者，多数模样稚嫩，有的看似未成年人。一些视频的收藏量常常达到几万甚至数十万，在某短视频平台，如果在观看类似视频时点击搜索，还能自动匹配到“新型校园暴力搞笑”的词条。

“这些视频的拍摄者可能想影射、批评一些乱用他人物品的同学，但其中添加的强行甚至暴力成分让视频变了味，也一定程度消解了‘校园暴力’这个话题的严肃性。”曾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的王小告诉记者。

校园暴力给小王身心造成了长久伤害，她曾被多人堵在学校食堂门口殴打，那段经历不堪回首。成年后，小王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树洞”，成为很多受害者发泄吐槽的空间，其中就有一些受害者对把校园暴力拍成搞笑视频感到不满。

一位受害者给王小私信留言：“我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噩梦成了别人的玩梗工具，被笑嘻嘻地表演出来。”

“可能有人不知道，很多校园暴力都是从‘小打小闹’步步升级而来的。比如一开始只是起外号、抢零食，慢慢发展到毁坏私人物品、辱骂，最后发展到拳打脚踢。”王小说，施暴者有男生也有女生。

记者注意到，这类视频中，还包含放狠话、动手打人、假装吸烟等镜头，有的台词也较有攻击性。视频虽然标注了“无不良导向，未成年请勿模仿”“搞笑剧情，纯属虚构”的提示，但留言中还是有不少人提出，视频内容存在不良引导。

“校园暴力一旦开始，如果不制止，大多就会愈演愈烈。”在北京多个学校担任校外心理医生的刘老师告诉记者，其曾经手过这样一起案例，起初几位同学将某同学的东西在班里扔来扔去，后来偷偷撕碎其作业本，最终升级为在该同学的衣服上画乌龟，散布其谣言，画该同学的丑陋漫画在全班传阅等，这些给当事人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

演绎包装吸引流量 错误示范加重欺凌

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故意配上怯生生的音调，说自己“很害怕校园暴力，希望有哥哥能保护我”。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画上烟熏妆，说话流里流气，以“拽姐之xxx”为名进行系列拍摄，如班花和拽姐作对、班长和拽姐干架……这样的“反差”，似乎博得不错点击率甚至点赞率的“好创意”，有的一条收藏量超过了7万。

除了这类以搞笑为卖点的视频外，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系列作品常常用夸张或独特的造型模仿校园暴力施暴者的举动，并打上“内容过于真实”的标签，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点击。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位视频创作者用各式娃娃演绎了一系列校园欺凌故事，每集封面上都表明了作者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如“花了好久做的，点个赞吧”“希望这次能火呀”。在该视频第一集发布后，平台就向作者发送了调整提示，指出“刻意引导他人互粉互关”，作者把该截图展示在了后续作品中，继续找我。

“校园暴力跟恶作剧、恶搞不一样，校园欺凌是一个群体对一两个人的持续行为，偶发的以大欺小不应该算校园欺凌。”长期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袁治杰认为，对未成年人而言，要避免陷入“信息茧房”，导致其看到大量校园暴力“梗”，从而思维被限制，认为那是常态。因此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环节要严格限制算法推荐的使用。

据《法治日报》